終壯受之以晉祖徠石氏曰如人有盛大之德乃可以進用於時此說非是果如所論何言不可以終壯乎既盛而又進殊非易之旨所以為訓也按雜卦云大壯則止是大壯以止為義也物不可以終止受之以晉亦猶艮後受之以漸斯其旨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下坤上離成卦曰晉者初為坤二為艮三為坎四為離坤順也離麗也順而麗斯謂之晉已乎曰未也以為進為行以為退為止為其有艮坎震之象焉艮坎震三陽也進而行是以謂之晉也離為日坤為地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斯謂之晉已乎曰晉之為卦有諸侯朝陽之象若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以此為晉則舜禹之事也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大陰為小大有之所以為朝陽者上乎天也晉之所以為諸侯

錫工之錫書稱師錫帝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康侯
誥也文武之興蓋有錫馬蕃庶而蒙三接之寵者故
彖辭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工行之義亦猶帝乙歸
妹箕子明夷王用享于西山公用享於天子之象也
或曰王者之所以懷諸侯賤貨而貴德厚往而薄來
而乃以錫馬蕃庶加之寵遇無乃非其義與曰古者
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馬之息耗為兵之強弱商周
之間王業未定諸侯之去既未有所決當是之時有

見幾而作者錫馬蕃庶以朝于周興王之業於是乎
賴寶蝸錢倣其人也可無以寵異之乎然則畫日三
接乃所以懷來諸侯之道也武王至于孟津不期而
會者八百國有由然與若晉之所取取其上行之義
而已矣故子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
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或曰然則文
王之事商偽與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故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言順也何名為偽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者離也地者坤也離為日又為火火在天上則為大有王者之象也明出地上則為晉諸侯之象也所以然者明出地上有進而麗之象焉火在天上則其明盛矣不可以復進矣在天而言火在地而言明互見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向明而治臨照

六三進而遇震六五進而遇離是以悔亡九四進而遇坎上九進而無所遇反而遇坎然皆以陽剛行之是以有危厲之象也晉之為畫斯其義象與

初六晉如摧如吉罔孚裕無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無咎未受命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離震也晉之為卦自下而進故以所遇如其義初六進而遇六二之艮故曰晉如摧如艮止也初六方進以

如也故曰貞吉坎艮皆夜也以艮遇坎靜得其時矣是以為貞吉也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坤為母故有王母之象王祖祖母也初六既為坤矣而六三又坤是以謂之王母也以二之中正上無其應下無所與而能固守其貞豈其終困而已乎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於王母之尊實臨其上受茲介福宜矣故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商周之間抑有其事乎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文王

之母周公之王母也周公之母孺子之王母也周公
居東可謂愁如矣三年而歸可謂貞吉矣納鴞鴟之
詩而啟金縢之書抑王母有其助與何其幡然改也
其事無徵意之云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之君子
幸毋責焉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悔亡之志上行也

六三下體爲坤上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九而承于九四又三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

衆允離為明震為動坤二陰為衆允信也六三之進遇乎離震而又有應在上其志上行見信于衆宜矣故曰悔亡方晉之時以六居三而體乎坤坎是以有悔為其與上合志為衆所信故得悔亡也孟子有言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其斯之謂與故子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讀至之字為句絕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乎初六之坤而承於六三亦坤坎
也故曰晉如鼫鼠鼫大鼠也本或作石鼠之為物晝
藏而夜動晝昏而夜明貪黠而畏人首進而尾退今
九四一爻進而遇坎退而遇坤坤為黑坎為幽夜之
象也而其體雜震離為動方陰用事羣動皆
息而有眩其明駿其捷跳梁於其間者非鼠而何是
故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也或曰鼠者艮之物也
而離震取之何哉曰艮之所以為鼠者為夫大明既

升則暗而無覩止而不行也今四之離震在乎坤坎之間是以夜為晝者也震於艮為長謂之鼫鼠不亦宜乎故曰貞厲以此為貞斯為厲矣何者四人臣之謂也明而不中不當其位下據三陰上逼六五竊君之權以行其私真鼫鼠之象也貞而不黨灌百毒隨之矣故子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或曰九四雖有權臣之象而初為貞吉三為悔亡曷據而云然之哉曰為其以陽居柔而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剛也為其以

離媲坎以震紳坤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為鼷鼠而已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介於離震之間故曰悔亡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以六居五而體乎坎固宜有悔柔進而上行麗乎中正是以悔亡故曰失得勿恤恤憂也坎為加憂故有勿恤

之象夫離坎配也五居尊位而四上之間二爻皆離也宜無失得之恤矣四應在初上應在三則五之於二爻能勿恤乎然方晉之時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則初六六三亦惟五之麗矣四之與上復何往乎故曰往吉無不利六五之於上九所謂信順而尚賢者也志無不利同乎大有矣故子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旅之遇陽斯為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故有伐邑之象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者聖人之所戒也維用於伐邑則可矣仲康之征羲和成王之伐管蔡是也故曰厲吉无咎貞吝德之不懌教化不率而動干戈於邦邑之中可謂厲矣然禁暴戢兵聖人之所不得已也上明而下順威赫而民從又何咎之有哉若以此為貞則羞吝之道也故子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離為明坎為幽上九離也而言未光者上之伐邑五之命也五以幽而麗乎明故邦邑

之中猶有未服而至於用兵若大有之六五巽而麗乎明則有威如之吉而無伐邑之厲矣故曰火在天上大有明出地上者其光之小大近遠信乎不侔矣

坤震坎離

離下
坤上 明夷

序卦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

也

明夷為卦晉之反也自晉而明夷離反居下坤反居上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為明坤為地明入地中是以謂之明夷也夷者傷也晉之上九可謂窮矣進而不已必有所傷是故受之以明夷也晉之上九反居明夷之初飛而垂其翼行而不暇食非遇傷之故乎或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易之序例若昏明白洞達如此則學者可以無疑矣曰楊子雲有言天

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賢人之言尚不可以俄而度又況於聖人之經乎若皆明白如此中人之智可以不問而知然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所盡心者何哉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至於利也若商紂者蕩然自恣不能艱貞是以喪其
明而至於亡也故子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大志箕子
以之離為文明坤為柔順為險難離為心志內潛
文明外示柔順故能蒙大難而不滅其明遁內難而
不失其正非文王箕子其誰當之文王之蒙大難者
羑里之事也箕子之正其志者囚奴之事也文王之
造周箕子之傳商艱貞之利也孔子言利艱貞於文

王箕子之閒蓋蕭而明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已解在前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者法明夷之象也凡易之象取之不一而足剥之以宮人寵逐之畜臣妾吉亦猶是也古之聖人垂旒黈纊收視反聽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其用晦而明乎或曰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夷之象曰君子以用晦而明何其相戾也曰夫言豈一端已

哉君德不昭民何所視王明不晦下何所容子曰顯諸仁藏諸用亦其義也

雜卦曰明夷誅也

明夷為卦以明入地中而成其在六爻以君子懼誅為義何則夷之為言傷也誅滅也明夷之世明者見傷傷而不已誅滅隨之是以君子懼之也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是故學者言明夷皆以商之事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而承於六二又皆坎而四又坤也故曰明夷離為明坤為晦坎為幽體文明之資而潛幽晦之地是以謂之明夷也故曰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離為飛鳥鳥居高志遠而在卦之最下故有于飛垂其翼之象陽為行為君子離為日為食食所以養陰也離

爻三而初九六四咻咻不相與故有于行三日不食之象飛之為言不敢留也行之為言不敢留也既飛而又垂其翼懼不免於矰弋也既行而又廢其食懼不免於刑戮也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初之所往即遇二也二於初為鄰四於初為主初離也二四皆坎也舍四而從二四得无言乎初之舍四而從二何也四之坎有坤象焉柜人於千里之外矣以坤制坎以土制水兌澤之象也兌為口是以知其有言也昔

之可謂用拯馬壯吉矣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其文王之謂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之坤而介於二四之坎四又坤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南明方也狩從禽也離為明震為動故有南得之象狩于南方可謂明且動矣而猶曰明夷云

武功可謂得其大首矣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可謂不可疾貞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武王觀兵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女未知天命乃復歸然孔子猶曰武盡美未盡善也其不可疾貞之義歟故子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拘係之乃從維之文王之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矣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之離故曰入于左腹三四居中腹之象也四本與上同體而九三與之同位入于左腹之象也三有離體四有坤體坤為腹離亦為腹三陽而四陰是以謂之左腹也左手足不如右强左耳目不如右明左靜而右動左逆而右勞居腹之左是安逆而元為者也人之常情好安而惡危好動而惡靜好逆而惡勞干戈之事非其所欲也開之於安逆之塗則雖

勞而不怨示之以生全之意則雖死而不避入于左腹之謂也極之於塗炭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其有不入者乎以陰求陽以暗求明物之情也六四上元所戴共北九三如水之就下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心為火離之物也九三為離初九亦為離以九三之離而配六四之坎所謂赤心而置人腹中者也以六四之坎而配初九之離是為獲明夷之心矣出門庭謂初九也同人豫初九皆有出門之象焉

王重易而以明夷之九三自居是何用心哉曰此天地自然之象數也而文王豈能增損之哉文王之重易也離居坤下謂之明夷及其分為六爻也既有上六明夷之主必有九三平亂之臣六四之庶民豈無厭亂之情初九之君子宜有見幾之作六五之位尚存則有明哲保身之士六二之位未改則有遵養時晦之君誰非文王與紂之事而古今興亡之際何獨不然耶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家人睽卷十九

宋林栗撰

序卦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為卦明夷之變也自明夷之家人下卦不動上

既濟之不為家人何也曰既濟之終以六居上爻而不知變則其道窮矣是故有濡首之象焉若夫家以九終之譬如人之一家内外皆有防閑始終不失其嚴然後家人之象成矣家人利女貞何謂也曰家人反復有巽離兌之象焉巽離兌三女也其在六爻為女者二四而已二四陰位也陰居之女之正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或曰何謂也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為君長則有治民之道

為臣下則有事上之宜其所謂正不止施於家人也言女正知其家道正矣是故九五正位乎外六二正位乎內男女各得其正矣五天位也二地位也天穹隆而在上地磅礴而居下故子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或曰然則九三六四非男女之正與曰家人有夫婦之別焉有父子之嚴焉有姑婦之順焉有兄弟之敬焉有娣姒之睦焉由夫婦而言則五夫道也二婦道也內外之位正

位是已對子而言故稱父母九五為父教子以治乎外九三為母詔婦以治乎内豈不坦然明白也哉若以四言之則母失其嚴子失其順矣或曰母主乎愛尚乎慈係之九三不已過乎曰諺不云乎慈母有敗子嚴家无格虜昔之賢母以教子治家名聞後世者豈惟慈愛而已乎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學者尚何疑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同何也上卦為外下卦為内上九者外之極宮之前也初九者内之極室之後也宮室之制前有門闕後有垣墻門闕所以司啟閉也故剛柔雜焉垣墻所以杜鏄隙也峻為之閑嚴為之禁豈非防微謹始之義也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四坎巽也故曰閑有家閑闌也扞蔽之義也有家而无閑

後從而止之則用力多而不可勝制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離故曰无攸遂遂成也有所欲為而遂其志者也春秋之義大夫无遂事而況婦人乎六二以陰居柔處於下而得中位乎内而守正无所敢成者故曰在中饋坎為酒離為食故有中饋之象在中而主饋食婦人之職也禮曰糈五飯幕酒漿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以貞斯為吉矣故曰貞吉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其妾婦之道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亦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四皆坎也故曰家人嗃嗃按陸氏音義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愚以熇熇嘻嘻為是今韻嗃字

有兩音黑角切悅樂也並引家人嘻嘻為證熹字有四音虛嬌切火熱也黑各切熾也炎氣也呼木切熱也呼酷切火熱也黑各切熾也炎熾之貌四音皆同嘻一曰說一曰嚴未詳厥二音皆本於此文之注蓋學者相謬語當以熹嘻為正熹炎也嘻熹之極也離為火故有炎熹之象以陽居剛上下皆離是以謂之有威嚴之象也家人之道尚嚴而戒瀆然九三重離熹熹也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是火

而不中至於熇熇亦云過矣故曰悔厲吉剛而不中
能无悔乎傷恩則離能无厲乎然與其有不可制之
漸不若有不可犯之嚴然則九三雖悔且厲而家道
无虧斯為吉慶故曰婦子嘻嘻終吝舊說以嘻嘻為
喜笑之貌考之爻象不應求之辭二音既贅且闕詩
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閨門
和樂發於喜笑非聖人之所禁也王氏謂嘻嗟歎之
聲按詩噫嘻禮記嘻其甚也皆歎辭也六二為婦六

四為子二四皆坎也坎為加憂故有嘻嘻愁歎之象
九三居子婦之間處門內之長母之象也熏陽剛之
才體重離之象其威赫然望而可畏雖過乎剛猶未
為失若苛虐已甚而察見淵魚將使之无所措其手
足而有愁歎之聲以此終之不亦吝乎三下卦之極
也故有終吝之戒焉子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
嘻失家節也若節不可貞其是謂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下體爲坎上體爲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九三九五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富家大吉家人六四與六二之義同九五與九三之義同六二九三既明剛柔之得其道矣故於六四九五互言其所未及而推廣有家之道也坎爲勞卦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有富家之象陽爲富陰爲貧陽爲實陰爲虛六四以陰居柔而謂之富家何也曰四子道也爲人子者无私貨不敢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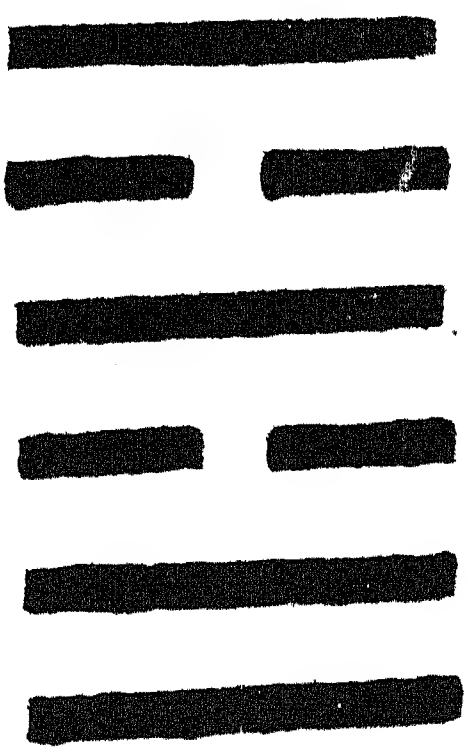
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敬事其長則天下之為人弟者莫敢不順刑于寡妻則天下之為人夫者莫敢不義字于厥子則天下之為人父者莫敢不慈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其可以勿恤乎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與此同意王之恤民如其赤子則民之愛王如其父母斯為吉矣故子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

乎九五之離故曰有孚威如也家人六爻自五以下陽貞乎剛陰貞乎柔陽體乎離陰體乎坎離為威坎為信惟上九一爻剛柔相濟而體乎兌兌說也家人心說而誠服者也是以兼乎威信而言之威无信則不立信无威則不行家人之終別无他義惟威與信不可偏廢不可暫弛故曰終吉以此終之斯為吉矣而夫子則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古之人所以能齊其家者言有

物而行有恒也聖人懼世俗不察直以威嚴為治家之道而不能正身以率之則父子有相夷之惡夫婦有反目之釁兄弟有鬩墻之醜何威之能行哉惟君子反求諸已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斯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豈徒剛猛嚴厲而已哉此與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同義易而无備所以為大有之威反身而誠所以為家人之威也



離坎離兌

兌下

離上

睽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之成卦家人之反也自家人之睽離反居上異變為兌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火也異木也兌澤也木之於火有相生之義離體居下有炎上之情是以為家人也火之於澤有相畏之資離上兌下无相與之

意是以為睽也剛柔上下各當其位是以為家人也
反則易位是以為睽也睽有兩義有自然之睽有不
合之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自然之睽家道窮
必乖此不和之睽也或曰家道窮必乖何謂也曰家
人之道以嚴為上如上九之嚴則終乎吉如九三之
嚴則終乎吝極炎上之性而无逮下之情其致乖也
不亦宜乎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下兌上離成卦曰睽者初為兌二為離三為坎四又為離離火也兌澤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交而否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謂之否而謂之睽也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不和而訟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為訟而為睽

也睽者乖也始乖而終合是以謂之睽也夫離坎者既濟之象也始乎睽終乎既濟則睽之義也睽小事吉何謂也曰書不云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夫興天下之大事建天下之大業是必天人和同上下丕應而後可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至於興一利除一害凡所施為措注必上下叶同不

則火澤相近而異趣二女同居而異行是睽也即其
睽以求其同則天地至于萬物雖形分體異品類散
殊要其歸未始不同也是故睽之六爻皆始乖而終
合然則明目達聰并謀兼智百官殊職萬民異業刑
德並施文武咸用同歸于治者睽之義也顏淵季路
共出孔門周公召伯夾輔王室夫豈必盡同耶夫惟
聖人為能收天下之睽以成天下之用睽之時用斯
為大矣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何也弧矢之作睽全材以成器合衆睽以為用則睽之象著矣離為戈兵兌為毀折坎為矯揉故有弧矢之象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者論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其義也或曰既云和而不同又曰同何也以和與同言之則同為小人以同而異言之則同為君子或曰子夏傳云同其事

而異其羣何謂也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言各有當也臨川王氏云同其道而異其事二者孰得曰无害也道同而事異者君子也事同而道異者君子之與小人也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難與言經矣

雜卦曰睽外也

睽之為卦以始乖終合而成其在六爻以內外相應為義然家人謂之內睽謂之外者家人二女也女正

位乎内者成家之義故係之長女也睽亦二女也女志在乎外者從人之義故係之少女也然方睽之初上下乖隔陽務上行陰務下趨陽上行而弗得其配陰下趨而弗遇其主困而後反反而後遇故九四上九皆為睽孤六三掣曳而无初也上行下趨雖有隔閡不旋其踵而得之者初九六五皆為悔亡九二遇主而无咎也睽之為外斯其旨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九四之離適當其位故曰悔亡離為火兌為澤此象所謂上火下澤者然初九之澤居於下下流而百谷之所鍾也四雖上行而二五三之各從其配四无所與然後復歸于初初則受而納之是以謂之悔亡也故喪馬勿逐自復離為火為畜也陽物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焉以九居初不應於四有喪馬勿逐之

象馬九四上行為離進无所遇窮於上者必反於下故有自復之象馬喪失也易言喪牛者喪其順也喪羊者喪其狠也喪馬者喪其健也初九之有九四可謂健矣而介於六三六五之間宜其逸而不可禁也然方睽之時物情乖異九四雖欲從於三五而不免按劒之疑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歸其勢自復雖勿逐可也逐則遂喪之矣故曰見惡人无咎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今也背五而

逃惟利是視行无所納冒耻而歸可謂惡人也然方
睽之時臣主未定或離或合或叛或從苟以為愆何
者非罪喪而逐之是使之不敢復也復而不納是使
之无所容也惡人无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昔之
有大度者惟能寬容慱愛含垢納汙来者勿拒去者
勿追然後天下徂詐感作吾使又何咎之有哉若不
忘舊惡皆讐言敵也故子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晉文公
歸國寺人披請見公使人讓之且辭焉對曰臣謂君

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吕卻之難告里鳧須又請見公之出也竊其藏以逃公辭焉以沐里鳧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漢高帝先雍齒之封赦季布之罪推此類也豈非見惡人以辟咎乎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坎

故曰遇主于巷離為相見五在君位故有遇主之象
夫陽升而陰降者也離炎上而坎下流也九二六五
得中而相與者也其後之必矣然方睽之時介於六
三九四之間五欲從二而四閡其路二欲從五而三
阨其衝是以相遇于巷也巷者徑也遇者適相值也
相值于巷宜若鑽穴踰墻之類矣然其所遇者主也
不于塗而于巷者辟寇而相求也雖遇非其所豈為
失道哉故曰无咎而子曰遇主于巷未失道巷雖非

道可以通乎道矣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九四之遇元夫上九之遇雨皆離象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體爲坎下體爲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九之離故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天

當作而字之訛也安定胡氏曰漢法有罪髡其鬚髮

曰而今從之坎於馬爲多眚於人爲加憂

為刑傷巽為進退為不果於人為寡髮為廣顙故有
曳掣髡劓之象巽所以載也牛所以駕也人所以乘
之也不曰馬而曰牛者陰柔故也曳牽於後謂九二
也掣阻於前謂九四也而髡其首謂上九也劓刑其
面謂九四也六三不當其位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
是以有曳掣之患應於上九掣而不得進鄰於九四
噬而不肯從是以有髡劓之災也或曰上髡其首四
刑其面九二獨无傷耶曰九二應在六五難在六三

四方噬三則二以其間與五相遇其肯為三不利耶然則其曳之何也曰三近於二不能自克故有牽曳之象非二之挽而留之也或曰自二以上皆有離坎之體焉知二之不從三而三之不從四乎曰方睽之時人情乖疑雖得其主猶未必用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其配乎是以知其不從也故曰无初有終與曳而牛掣首髡而鼻割可謂无初矣九四噬三而不能合然後上九説弧而納之是之謂有終也

故子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伊川程氏曰始為二陽所厄故无初睽極則有終合之理故有終夫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故曰睽孤睽乖也孤獨也九四下无其應上行而无所遇介於六三六五之間二爻皆莫之

與乖而又獨是以謂之睽孤六三介於二四而謂之
掣曳九四介於三五而但曰睽孤者三陰而四陽三
坎而四離也九四一爻上下皆離窮於上必反於下
五既應二三又從上四无所與必復于初故曰遇元
夫交孚元善之長也以九居初於四為配是以謂之
元夫也初陽也四亦陽也以陽遇陽其謂之元夫何
也陽為行陰為止若二陰居相應之位各止其所決
无相從之義今上下皆陽各有行健之志雖无感應

相與之情而有同氣相求之理及其睽孤不約而合是以謂之交孚也故曰厲无咎而子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雖未必然然去桀而歸湯則有之咸有一德斯之謂與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離故曰悔亡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是以係之悔亡也當睽之時間於三四是以有悔得中而應始

乖而終合是以悔亡也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宗同體也謂九四也膚柔物謂六三也離為食坎為堅異為柔故有厥宗噬膚之象六三有應在上九四扼而取之如噬膚而難嗑也五以其間往從九二斯遇之矣又何咎之有哉故子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陰陽相獲斯為慶也或曰同人二五不猶之睽乎同人之二曰同人于宗吝其五曰大師克遇而睽之五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其二曰遇主于巷无咎何其得失難

易之殊也曰同人與人同者也是以相遇於大師也
睽者與人異者也是以不遇諸塗而遇諸巷也凡易
之辭豈苟云乎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坎
巽也故曰睽孤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又有
巽入之象焉居卦之終亢而无與是以睽而又孤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睽為
見坎為豕為陷故有負塗之象為幽為輿故有載鬼
之象離為戈兵故有張弧之象始睽而終合故有後
說之象離也者明也其在上九則炎上之極也傷於
亢而過於猜者也當睽之時物情乖異六三自奮於
掣曳之中下无所與反而從上上九猶以猜疑之意
逆而拒之故見豕負塗污穢之甚也見車載鬼異類
之甚也是以張弧而射之然睽極必通疑久必解窮

於上必反於下故五既遇二四既遇初六三之情不
辨而彰然後上九說其弧而納之三坎也上離也方
其睽也未濟之象也及其合也既濟之象也故曰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坎為盜故有寇象其配在離故
有婚媾之象陰陽交際故有遇雨之象夫逆而拒之
則見其為豕怪其為鬼疑其為寇近而察之則知其
非寇乃婚媾也往而遇雨之斯為吉矣故子曰遇雨之
吉群疑亡也方其疑之也為豕為鬼為寇無所不至

矣及其遇之也為媾為雲雨皆坎象也非前後之有殊疑信異而美惡寵褻矣君臣之間夫婦之際可不察與或曰六三有坎既異之體而象其物宜有坎无異何也曰坎上體也異下體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至於上九反而從其配矣有坎而无異不亦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蹇解卷二十

宋 林栗 撰

序卦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蹇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坎

六爻盡變而成也兌西方也離南方也艮東北也坎北方也西南者陰之所聚而東北者陽之所居也離兌二女睽於西南而適於東北離欲從坎兌欲從艮西南既喪其朋矣東北則未之達焉離之從坎也由西則睽乎兌由東則閡乎艮兌之從艮也由南則睽乎離由北則閡乎坎艮止也坎陷也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蹇難之象也離為火兌為澤艮為山坎為水火澤相違是以謂之睽也山水連亘是以謂之

蹇也蹇蹩也行不進之貌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欲
无蹇得乎所以然者與物睽乖故也與物睽乖則不
得其平而由於險矣故大夫二女相得而无乖則離由
西以從坎兌由南以從艮尚何蹇難之有哉乖必有
難受之以蹇斯其義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
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下艮上坎成卦曰蹇者初為艮二為坎三為離四又為坎艮止也坎陷也止者不能以自行也陷者不能以自振也然猶曰蹇云者謂其中有離象焉坎陷也離麗也一陷焉一麗焉是以謂之蹇也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皆險難之象也謂其有離象焉離為目為火為電是以見險而能止也故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何謂也曰西者兌也南者離
也西南者坤也東者震也北者坎也東北者艮也震
動也艮止也坎陷也離明也兌說也坤順也是故東
北者險難之所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之二陽皆
體乎離而九三則體乎震者也夫解雜亂紛糾者見
史記孫武子傳不控捲救鬨者不搏擊蹇難之時群
動洶洶而九三又以決躁行之是以難救難猶治絲
而棼之也惟九五之離得中動則應之所謂聖人作

貞吉何謂也曰九五大人也離為日故有利見之象當位故有貞吉之象貞者正也所貴乎大人者正已而物正之也故九五正則六二正六二正則六四上六利見大人者莫不正矣貞猶止也蹇難未平止而待之斯為吉矣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或曰然則夫子又言往得中往有功何謂也曰靜者不忘於動也止者不忘於行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險而止得中

山者艮也水者坎也山下出泉蒙之象也山上有水
水之蹇也水在山上而謂之蹇何也曰水之為功也
以行舟楫而濟不通也以溉禾黍而成豐年也今為
物所礙不得行而止於山上无及物之功是以謂之
蹇也然水蓄於山為山之潤雖曰蹇難庸何損乎是
故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內省不疚而自信不
回不以陋巷簞瓢而改其樂也子曰良農能稼而不
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

者四陰之所求而四陰者二陽之所求也以我求人實難人之求我又何難之有哉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於此斷矣東北難之所在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惟九五體離離為南方之卦大中至正而自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其餘五爻皆有震坎艮之象馬震坎艮者東北之卦也是故初六往蹇而来反六四往蹇而来連上六往蹇而来碩惟六二蹇蹇而无往来之辭也人臣之義不得不

然匪其身之故也蹇之為難不其然乎

初六往蹇来譽象曰往蹇来譽宜待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六二之坎故曰往蹇来譽坎北也艮東北也難之所在也以是而往宜其蹇矣然艮有止之象焉靜以待其求斯為譽矣居一卦之卑處衆人之下居易以俟命見險而能止知幾之君子也其致譽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来譽宜待也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其
初六之謂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承
於九三二又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王臣蹇蹇五在
天位故有王象二在地位中正而應故有王臣之象
蹇難也蹇蹇者難之甚也二應五而閡於三是以謂
之蹇蹇也諸又皆往蹇六二獨言蹇蹇何也彼皆

遇險而止是以有往来之辭二上應五離坎相配是以蹇蹇而不休也故曰匪躬之故夫六二之中正柔順豈行險以僥倖者乎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匪其身之故也雖知險難在前勢有不得避若志在於利其身而冒險不顧欲无咎得乎哉故子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記曰臨難毋苟免六二之謂矣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內喜之也

而不得進則退而無所歸人九三往蹇而猶不失上六之應故内喜之也説者皆以六二當之夫二之所為蹇蹇者三為之難也王臣之義猶匪其窮而喜於九三之反何哉故曰内者三自謂也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連於三五之離故曰往蹇来連坎北方也又无其應是以往蹇剛柔相濟是以来連故子

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陽為實以陽居剛故曰當位
九五九三之謂矣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以人求我則
利以我求人則難也或曰諸爻剛柔皆以往為蹇来
為利苟皆不往孰為来哉曰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
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
暑相推而歲成焉未有往而不来者也未有来而不
往者也所惡夫往謂其犯難而往者耳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来九五之所謂朋来也徯我后后来其蘇

六四之所謂來連也夫豈頑然不動而物自來乎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於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大蹇朋來大者陽也朋者衆也剛健中正而立於險難之中是大人之蹇而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之卦也六二遠而應之六四上六近而附之是以謂之朋來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故子曰大蹇朋來

以中節也夫惟中道而立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故能
措身於无難之地天下之不中者莫不於此而取節
焉夫是以朋来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
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往蹇来碩吉碩大
也上蹇之終宜若无難矣然猶曰往蹇云者未離乎

東北也應乎三而閡於五是以謂之蹇也比其來也水火相逮有既濟之象焉夫是以謂之來碩也故曰吉又曰利見大人大人九五也上志應三而利於見五何也曰五在西南无難之地也上不見五則无以達於三五既濟之於蹇而不享其利使上六九三得以相配五之所以為大人也故子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內者三也貴者五也或曰陽為貴陰為賤焉知其不為三而為五乎曰以陰視

陽則陽貴而陰賤以三視五則五貴而三賤繫辭曰
三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九五
在上而三為貴乎諸爻惟上六言吉者蹇至是而後
通斯為吉矣

以為蹇也出險而動動在險外是以為解也艮為山
坎為水震為雷坎為雨水在山上不能以及物是以
為蹇也升而為雲降而為雨然後草木昭蘇昆虫感
若是以謂之解也解之名卦不獨因蹇而成蓋亦因
屯而得之屯坎震也解震坎也坎之氣在山為泉在
川為水在天為雲在地為雨雷雨之動滿盈而為屯
及其沛然也斯為解矣物不可以終難受之以解此
其義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象曰解險以
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而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下坎上震成卦曰解者初為坎二為離三又為坎四
為震解之言緩也難紓而未平也詩云民亦勞止訖
可小康解之謂也坎險也震動也出險而動動在險
外宜若无難矣然猶曰解云者為其中有離象焉坎

陷也離麗也一麗一陷未離乎險是以謂之解也然陷麗之象同一為蹇一為解者則震艮之反復而坎之前後也震東方也坎北方也皆難之所在也謂其有離象焉離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夫是以謂之解也故子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何謂也曰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解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四則體乎震者也解之九四即蹇之九三也解之九

二即蹇之九五也蹇之成卦止乎險中是以利西南不利東北解之成卦出乎險以動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言東北之不利也蹇利西南謂九五也解利西南謂九四也不利東北謂九三也其來復吉謂九二也九五居外卦之中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九三居內卦之終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四居外卦之初而體乎震得以貴下賤之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九二居內卦之中而體乎離得剛中不過之

義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利見大人者申言蹇利西南之爻也九五之謂大人也有攸往夙吉者申言解利西南之爻也九四之謂夙也故均曰往有功也大抵當蹇之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所謂得中而往道窮而止者也及解之時見幾而作不可不夙險難既平不可不復所謂往則得衆來則得中者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敷暢其義解自坎而出震於方為東於時為春於象為雷雨春者萬物舒緩之時雷雨者萬

行之譬也而獨言赦宥則刑戮之事不議而彰矣聖人以為平難之時刑人殺人出於一時之權非能折獄而致刑明罰而勅法不可以訓後世故但言赦宥而已由是觀之古之赦宥大抵皆承禍亂之餘蕩滌舊染與民更始如雷行而雨隨之民不怨雷霆之暴而喜於膏澤之流也漢祖入秦約法三章大赦天下得其義矣後世因之常歲赦宥以幸小人而以為合於經義豈不過哉

雜卦曰解緩也

解之為卦以雷雨解緩而成其在諸爻以君子緩民為義漢龔遂有言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而後可治何則上失其道民散已久難解之後豈能以一朝而革之哉張其綱紀敷其教化優柔寬緩日漸月漬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君子緩民之道也蹇解諸爻本相因而為義聖人互發其旨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在蹇之時剛柔皆蹇故但言處蹇

之道不利東北而利於西南至解之時剛柔皆解故以二陽為君子四陰為小人言君子之所以治小人可緩而不可急也是故九二黃矢而貞吉九四先解而後拇君子所以緩之道初六交際而无咎六五有孚而自退六三致寇而誰咎上六獲之而无不利小人之所以緩而不敢有爭心也解之為緩斯其旨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

於九二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无咎解之初六
即蹇之上六也其在於蹇利見大人矣而況於解乎
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上之應兼乎離震故有往蹇
之辭解利西南而无東北之不利則初六之所承與
其所應皆為无咎矣乃蹇之二陽一為得中一為道
窮者為其蹇而不相得也解之二陽一為攸往一為
来復二者相濟如出一人者謂其解而不相悖也初
六當難解之初居最下之地致恭盡禮以接二陽蹇

難之解與有力焉又何咎之有哉子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後三陰者皆據高位而乘剛者也其能免於咎乎亦猶剥之无咎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夫豈惡其負哉惡其乘也由是言之初六之无咎明矣聖人之言簡而當也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

於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離為弓矢為田漁坎為狐故有田獲之象九二剛中故有黃矢之象黃中色也矢直物也君子之譬也狐陰類也其為性隱伏喜妖而善魅者小人之譬也解之九二即蹇之九五也是解難之主也然居內卦之中則所謂其來復吉者君子之平難也治其姦邪而信其剛直得中而已不可過也過則有獸窮之慮矣故子曰貞吉九二一田而三獲得其黃矢以此為貞斯

為吉矣何則解有四陰既獲其三懼其乘勝而前知得而不知喪故戒之云爾蓋公為曹參言治道曰治道去泰甚者耳其九二之謂乎故子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下體為坎上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震

也故曰負且乘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離為君子坎為小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以六居三小人而在高位負且乘之象也九四在上故三為負九二在下故三為乘以三而負四則以位而慢其上也以三而乘二則以勢而暴其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慢其上而暴其下則致寇之道也故曰致寇至今夫小民之家無故得財而為暴慢之行則不旋踵而盜至矣況夫居高位而食厚祿又以暴慢行之乎

故子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之謂也寇者誰也謂
六三也三既為負乘又自為寇何也曰坎為小人又
為寇盜三有重坎之象是以既為負乘而又為寇也
彼皆陰柔小人相與群居无信不能不相詐无禮不
能不相瀆見其慢藏是以有穿窬之心說者乃以九
二九四當之則失之遠矣寇盜者小人之所羞為也
而謂君子為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以負
而乘斯謂之盜矣而又重坎焉是故有躡其後而取

之者也故曰貞吝以此為貞羞吝宜矣子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明寇盜之象不在他爻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解而拇拇足大指也足動而拇先焉故易凡言拇者動之速也解者緩也解而拇者先緩而後速也離南方故

為緩震東方故為速四居外卦之初先離而後震解而拇之象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將欲速之必固緩之解之道也解有四陰二陽或以遠而應或以近而比惟初六一爻之於上六勢不相及三狐既獲又何往乎九二之於上六勢不相及而未平之象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九四之於上六則同體相連苟為不往則難无時而平矣故曰有攸往夙吉夙者速也投機之會

間不容髮先時者未至後時者无及使四安於解而不志於動志於動而不務於速則是利西南而不往有攸往而不夙也其能有濟乎故曰朋至斯孚朋者衆也陰為朋初三五上是也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成湯之信著於征葛文王之信著於戡黎天下之人信其有救民之志而無害物之心是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故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象之所謂往得衆往有功者也故子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夫難既解矣而猶不忘動者豈其喜功而好大生事以為樂乎為其以九居四未當其位故也進至於五位乎中正則利見而已尚何拇之云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於九二而乘

乎九四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者緩也孚者信也離為君子坎為小人故也夫五者人君之位也以六居之而又坎焉是陰柔小人之所附也小人而在君側可謂難去矣寬之則其黨易散急之則其交必合懷之則革面而復從疾之則含怨而致毒是以君子之治小人惟有維之而已平其忿疾之心開其自新之路格則承之否則威之優柔而勿迫哀矜而勿喜然後小人知君子

之不為已甚也亦莫孚而自知退聽矣是故九四言朋至斯孚六五言有孚于小人蓋相因之辭也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皆欲除君側之惡人卒以不克而隕其身危其國者惟不能緩之而與之為仇敵故也故子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或曰六方居五以何故而退乎曰九四震也六五坎也震下坎上其卦為解今也居解之時而震在坎上不能久矣震為春坎為冬震為旦坎為夜日

出東方羣陰伏矣雖欲勿退其可得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六五之坎連於九四之震震又離也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艮為黔喙之屬故有隼象又為土而在卦之最上故有高墉之象六五既退則九四遇之矣離為弓矢震為動故有公用射之象係之公者明其

在四而非五故也當解之時三陰退聽而无敢爭惟上六一爻據高險之位以為二陽之勢有不能及故傲然无順服之心猶之從田既獲三狐而驁害之禽獨在高墉之上必挾其器而待其時擬之而後發發无不中矣故曰獲之无不利而子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九四之震兼體乎離狐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其器矣上六之艮止而不去在解之時利有攸往有其時矣一射而獲何不利之有哉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說者乃以六三為高墉之隼而射之者上六不又悖哉